



1929

朱毛红军 与古田会议

蒋伯英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29

朱毛红军
古田会议

蒋伯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9: 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蒋伯英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11-06106-8

I. ①1… II. ①蒋… III. ①古田会议(1929) —史料
IV. ①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912 号

1929: 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1929: ZHU MAO HONGJUN YU GUTIAN HUIYI

作 者: 蒋伯英
责任编辑: 李天兵 林小影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106-8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军旗，从井冈山升起	(1)
1 “围魏救赵”行动	(18)
柏路会议制定行动计划	(18)
赣南游击受挫	(23)
彭德怀痛失井冈山	(28)
2 千里大转移	(37)
圳下村遇险	(37)
大柏地绝地反击	(43)
进驻“东井冈”	(51)
3 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60)
入闽第一仗	(60)
“朱毛到了汀州”	(69)
“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76)
4 初创赣南根据地	(88)
朱毛彭瑞金会师	(88)
与党中央发生分歧	(94)
分兵赣南	(105)
5 朱毛红军二次入闽	(113)
制定闽西六县游击计划	(113)
“一鼓下汀龙”	(120)
诱歼陈国辉	(127)

6	党与军事领导的理论冲突	(138)
	风起于临时军委	(138)
	白砂会议再起波澜	(144)
	《前委通信》袒露论争实质	(151)
	中共红四军七大停止争论	(160)
7	毛泽东潜行闽西山村	(174)
	上杭蛟洋之行	(174)
	指导邓子恢制定土地革命政纲	(181)
	从苏家坡到金丰大山	(196)
	重返苏家坡	(205)
8	朱德率部转战闽粤	(217)
	击破“三省会剿”	(217)
	攻占“铁上杭”	(232)
	出击东江受挫	(245)
9	周恩来确定朱毛红军发展方针	(258)
	陈毅赴上海党中央请命	(258)
	陈毅五万言报告书	(263)
	周恩来心系朱毛红军	(273)
	周恩来与中央“九月来信”	(276)
10	古田会议的准备与召开	(286)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	(286)
	从汀州、新泉到古田	(295)
	毛泽东拟定建军纲领	(303)
	古田会议顺利召开	(313)
	“风展红旗如画”	(323)
	后 记	(338)

引言

军旗，从井冈山升起

—

1937年春夏之间，在延安郊外黄土坡上的窑洞里，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应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请求，每个星期用两三个晚上的时间，叙述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史沫特莱根据朱德的谈话记录，后来写成了名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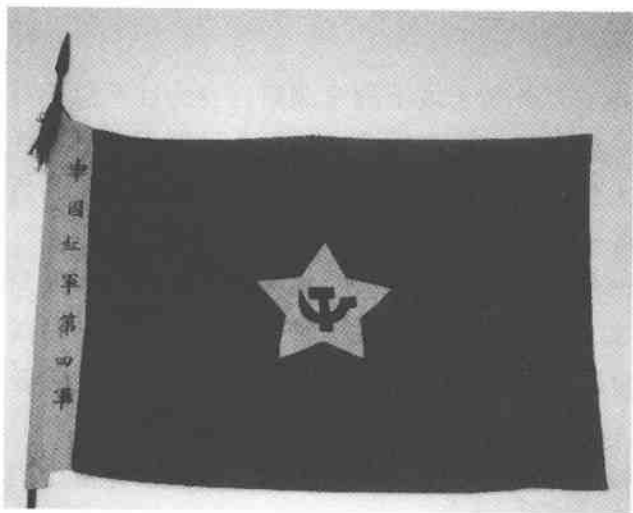
这本书被视为朱德的自传，仔细地描述了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历经劫难，转战粤东、闽西、赣南，发动湘南起义，不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而遇到的艰难险阻。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和湘南农民起义军，被迫从湘南宜章、耒阳、郴县一带往东北方向的湘赣边界撤退，向井冈山靠拢。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他们将同半年以前在井冈山安营扎寨的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会合。

毛泽东也在急切地寻找朱德，他派出井冈山的部队下山接应。1928年4月下旬，这两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最早发动武装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在历经失败的挫折之后，百折千回，终于会合到了一起。史沫特莱用这样的文字记述毛泽东与朱德在湘赣边界的湖南酃县（今株洲市炎陵县）见面时的感受：

土地革命的两大主流汇合了，这次会见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

事件之一。^①朱德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自从在酃县第一次会见的一刹那起，这两个人的全部生活便浑然成为一体，好像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多少年来，国民党和外国报纸经常把他们说成“赤匪匪首朱毛”，而称红军为“朱毛军”。^②

1928年5月4日，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到达耒市，与先期到达的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师，组建为一支更为强大的革命军，正式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于是，一面在正中绘有镰刀和铁锤图案，靠旗杆一边拼接的白布条直书有这支部队番号的红色军旗，在井冈山上升起。



红四军军旗

这是中共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有序列番号的红军。但是为什么不用第一军，也不用第二军、第三军的序号呢？1937年朱德在延安给另一位美国女记者尼姆·韦尔斯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我把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

① 关于毛泽东与朱德此次会见，一些回忆录和学术论著有不同的记述。会见的时间有4月20日前后说、4月24日说、4月28日说等；会见的地点，有说是湖南省酃县十都或沔渡，有说是江西省宁冈县耒市。本书采信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的记述：朱毛于4月20日前后在酃县初次晤面；4月24日前后在宁冈县耒市龙江书院再次会见，研究两军会师后的合编事宜。

②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6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垒。我任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政治委员。”^①

大革命时期被称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部队，叶挺独立团就是这个军的中坚，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威名赫赫。朱德的这番话告诉人们，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军，正是要承继这支英雄部队的精神和传统。

然而由于朱德、毛泽东声名远扬，红四军很快以另外一个名称广为人知，这个名称叫做“朱毛红军”。不仅国民党称之为“朱毛军”，而且共产党自己也把这支部队称之为“朱毛红军”。从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以后到中央苏区时期，江西、湖南、福建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乃至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布尔什维克》、《红旗》刊发的报道、特写，无不称其为“朱毛红军”。共产国际的文件中甚至把朱毛红军创建的根据地和活动干脆称为“朱毛地区”和“朱毛运动”^②。

“朱毛红军”的称谓除了因为朱德、毛泽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以及这支部队的骁勇善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朱毛二人亲密无间不可分离。从1928年他们二人在战场上相见成为红四军的军长与党代表之后，他们统帅的军队征战21年，由一支不过数千人、几乎溃不成军的农民武装，发展为百万大军。他们的脚步踏遍了全中国，震撼了世界。

70年前，在延安窑洞里分别采访过朱德、毛泽东的史沫特莱和韦尔斯，都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朱毛二人就好像一个人一样，当然难以分离。就如前面所说，史沫特莱认为，从他们两人相见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全部生活便如同一个人身体的左臂右膀，“浑然成为一体”。韦尔斯则是这样来形容他俩是一对孪生的天才：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② 姚金果、陈胜华编著：《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文献资料选编（1927—1934）》，第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
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
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①

尽管毛泽东和朱德无论在奋斗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牺牲精神等等方面
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然而在个人身世、性格特点、情趣爱好、待人处
世以及此前各自的人生经历，却是完全不同的。

朱德比毛泽东年长7岁，两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民子弟，都参加过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每一次革命斗争，都追随、崇尚过孙中山然后转
向共产主义，都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然后揭竿起义开展武装
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也都经历了起义的失败，最终在井冈山相聚，为共
同的目标而参加一场殊死的斗争。

但二人又有所不同。毛泽东是由一介书生到参与五四运动，当过图
书馆管理员，领导过工人大罢工，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主要



红四军前委书记、党代表毛泽东



红四军军长朱德

^① [美]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领导者之一，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等高层领导。他是一个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政治评论家和政治鼓动家，是一个从不带枪的军事指挥家和理论家，还是一个力透纸背的书法家和气吞山河的诗人。

朱德却是由云南陆军讲武堂投身军旅，曾经当过蔡锷手下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五四运动时期他只是置身于运动的外围，在四川军阀主义的泥沼中彷徨；他在苦闷中寻找共产党，终于在德国留学时得到周恩来的引导而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精通军事，爱护士兵，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舍生忘死。他凭着军人的天性，坚定服从上级命令，当然也善于指挥和发布命令。

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史沫特莱作了这样一番比较：

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像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远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①

史沫特莱和韦尔斯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她们凭着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对毛泽东、朱德的尊崇与敬佩，用她们特有的新闻记者的敏锐与洞察力，通过短短几个月的观察与采访，对这两位历史风云人

^① [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2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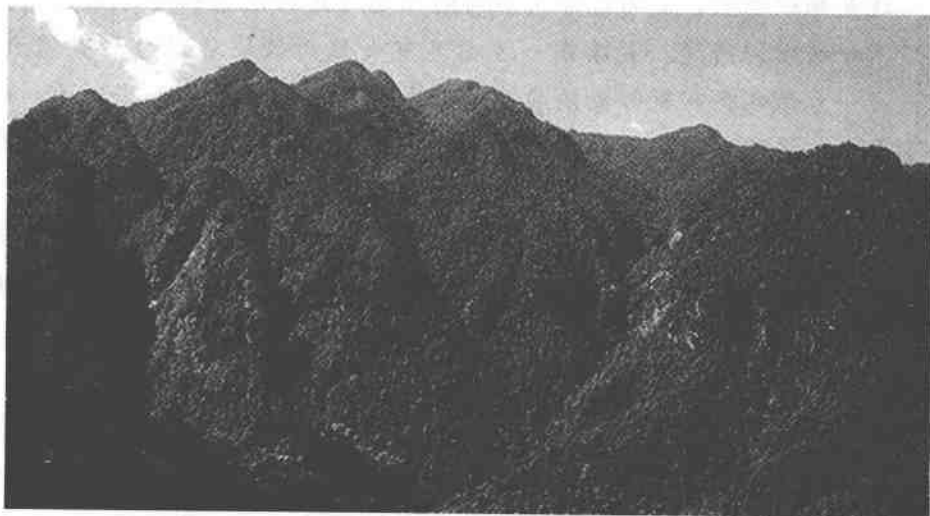
物作了如此细腻而深刻的描述，而这样的描述与后来发生的历史几乎一致，不能不令人惊叹。

毛泽东与朱德这两位近乎完美的天才搭档，彼此怀着对自己战友的绝对信赖和赞赏，为着共同奋斗的目标，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相依相伴但偶尔间也不无矛盾与冲突的人生旅程。

二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方圆五百里，境内树木葱茏，层峦叠嶂，清溪飞溅，芳草萋萋。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云雾缭绕，透出一种人间仙境的神秘。待到云开日出之时，蓝天白云，满目青翠，呈现一派明媚盎然与蓬勃生机。

在这片广袤而巅连起伏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名为茨坪的小集镇。这里就是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中心。红四军成立之初，人数达一万余众，



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层峦叠翠，毛泽东在此领导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朱毛红军的诞生地和本大营。

分别驻扎在周围各个小村落。他们依仗被称为“五大哨口”的天险，把守着通向湘、赣两省的重要关卡，试图把这片四周被国民党重兵驻守的白色区域所包围的偏僻山区，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第一块模范的红色根据地。

然而，他们所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并不顺利。当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率先到达井冈山，他的关于把革命的目标转向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就遇到了重重障碍与挫折。受到挫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各派军阀在蒋、汪合流以后，暂时统一到了蒋介石南京政权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对共产党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向工农革命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更为主要的原因，却是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中共高层领导，以及大多数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激怒而复仇心切的青年共产党人，对于形势的发展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量。他们追求更快地夺取大城市以振奋革命精神，强调“反右倾”而提出“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甚至对于店东商人等一般上层小资产阶级，也须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的独裁，不应害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而阻碍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①

对于这种以“城市中心”和烧杀政策为特征的“左”倾盲动错误，毛泽东并不赞同，当然也没有积极地执行，而是把他的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实行“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

毛泽东的作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不满，并且因此而被指责为犯有“软弱的军事投机”错误，给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毛泽东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历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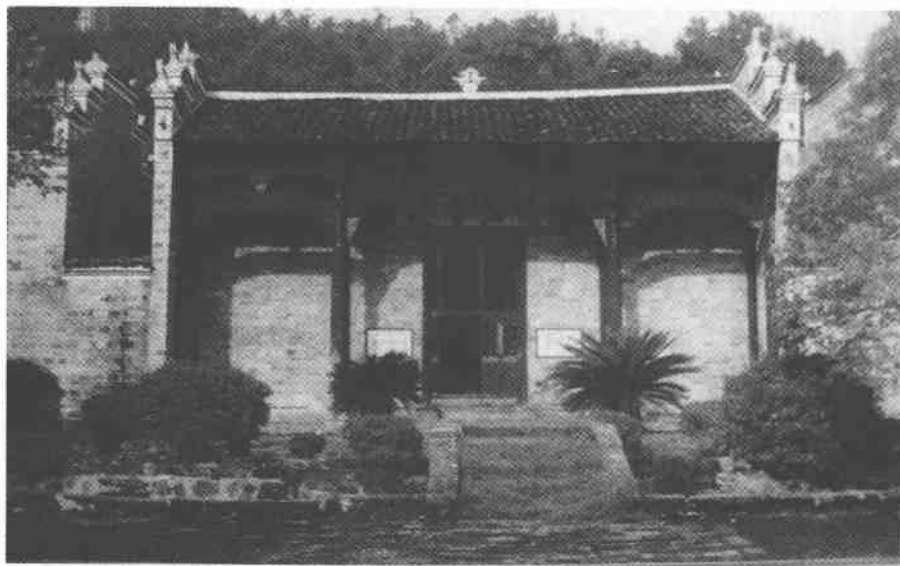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

^①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10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5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①

中共中央给予毛泽东的批评与处分，经由湖南省委传达到湘南特委，湘南特委又委派一位名叫周鲁的特委军事委员兼省委军委特派员，专程前往井冈山，传达中央的指令。可是在严重白色恐怖的年代，周鲁不可能随身携带中央文件的正式文本，只靠口口相传的口头传达，以致把中央关于开除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却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党籍。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而且记了一辈子。1956年9月10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还说到了这件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②



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见地——宁冈县龙江书院

^① 《毛泽东自述》，第2版，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96。

^②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这个代表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钦差大臣”，不仅“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而且取消原来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下令毛泽东的部队离开井冈山开赴湘南，实行中央的烧杀政策。毛泽东的部队在没有党的领导中心和被迫调离井冈山的情况下，遭到严重挫折，以致国民党军长驱直入，占领井冈山一个多月。这时，是1928年3月，历史上称之为“三月失败”。这个痛苦的教训，牢牢地刻在毛泽东的心头。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与湘南起义的农民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建红四军，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从而开始了井冈山割据的新局面。“三月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得毛泽东更加坚定地意识到，必须以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为依托，建立一个以宁冈为大本营的稳固的根据地。他把这样的根据地比拟为人的屁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屁股，人就无所依托，就得活活累死。

于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这支在当时全国最为强大的红军，把创造这样一个根据地作为最主要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把这样的根据地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

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军阀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与混战，充分调动红军指战员舍生忘死、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大力发动土地革命，依靠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组织起来的民众，连续打破赣军第二、三、四次“进剿”，三次占领永新县城，领导井冈山军民大张旗鼓地创建边界各县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三月失败”所造成的沮丧与困境。当1928年夏季到来的时候，井冈山已完全是插遍了红旗的天下，进入全盛时期。

三

朱毛红军组建之初，辖有第二十八团至三十三团共6个团，共计1万余人，但枪支不过2000多支，还有就是大刀、梭镖甚至自制的弓弩，他们大都是来自湘南起义徒手的农民。但是茫茫井冈山，人口不过两千，产谷不足万担，如此庞大的军队粮饷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不得不收

缩编制，把由湘南农民编成的第三十团、三十三团派回湘南各县农村。留在山上的4个团，主力是以南昌起义部队为主体的第二十八团和由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第三十一团，全军将近6000人。

这样一支数量和装备的军队，同当时驻扎在湖南和江西两省的国民党20多个师的兵力相比，显得极为单薄。朱毛红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利用了湘赣两省敌人的矛盾和拥兵自守的军阀本性，在战略上对兵力强大而不愿出兵“剿共”的湘军何键采取守势，而对急于攻占井冈山但兵力薄弱的赣军朱培德采取攻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一次又一次重创朱培德的“进剿”，实现了毛泽东所制定的以宁冈为中心，“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目标。

而作为一军之长的军事指挥员，朱德在全部军事行动和战场上，显示了刚毅果断、身先士卒的英雄本色。

1928年6月23日，赣军以其精锐3个团由永新直逼咽喉要地七溪岭。朱德深知七溪岭若失守，敌军即可长驱直入，直捣井冈山根据地中心之宁冈。七溪岭争夺战，将是井冈山根据地存亡的生死之战。他调动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几乎是全军的主力，迎战进犯之敌。

这是红四军自创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次大战。朱德率领其久经沙场的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胡少海等一批将领，以及由240名共产党员为主组成的10个战斗集群，居高临下，向敌人阵地反复冲杀，为后续部队杀开一条血路。其间进退周旋，白刃肉搏，险象环生。危急之际，朱德手持花机关枪，冲锋陷阵，指挥全军把敌人赶出七溪岭，进而在龙源口决战将其完全击溃，一举占领永新。

可见，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和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最为重要的原则和方针，而作为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在军事上坚定地贯彻这一方针，保证了毛泽东政治战略的实现和党的政策得以贯彻。

龙源口大捷以后，毛泽东全力推行“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

据”的战略，同样得到朱德在军事行动上的支持，从而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显然，在那极为困难的农村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共产党战略任务的完成，必须以坚定执行党的任务的军事力量为保障。而毛泽东与朱德在红四军创立之初的密切配合，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经历了连续四次“进剿”的失败，赣军自知不是朱毛红军的手，不得不联络了湘军2个师，从湘、赣两个方向向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进攻的目标直指井冈山根据地的战略重镇宁冈和永新。7月5日，湘军率先占领宁冈，赣军出动11个团随即直逼永新。

宁冈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必须确保不被敌人摧残；永新则是井冈山的门户，毛泽东正在按既定计划“大力经营”，率领全军主力集中于永新周围乡村深入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大敌当前，击退湘赣之敌“会剿”，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成为最紧急的任务。

然而在此紧急关头，湖南省委又派来一位“钦差大臣”——省委代表杜修经。杜修经宣布了与毛泽东的计划完全相反的命令：由另一位省委派来的杨克敏接替毛泽东担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职务，毛泽东必须率领红四军远离井冈山，“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县出击，包围衡阳，直达湘东。湖南省委特别强调，这一命令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①

原本对于自己的战略目标满怀信心的毛泽东，为敌人大兵压境的“会剿”与湖南省委的一纸命令所困扰，经过艰难的权衡之后，他作出了别无选择的选择：不执行省委的指令，而以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向湘南敌后出击，却并不远离井冈山，只是扰乱湘敌后方以调动其撤回湘南，达到这一目标之后立即重返井冈山，同留驻永新与赣敌周旋的毛泽东所率三十一团会合，一鼓击退第一次“会剿”。

然而，随军前往湘南的杜修经一意孤行，坚持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强令朱德向湘南腹地长驱直入，以致二十九团溃散，二十八团陷于危

^① 《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42~14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险境地。而湘赣之敌乘虚而入，向井冈山大举进攻，致使井冈山和湘南两方面都遭到惨重的失败。毛泽东对于这次失败的痛苦，一直牢记在心。

作为酿成这次重大挫折的当事人杜修经，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写下了这样的忏悔：

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①

一边是深陷于伤痛之中的朱毛红军，回到根据地收拾残局；另一边却是摩拳擦掌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已经重新集结起来“乘胜出击”，发动第二次“会剿”。

历史给了毛泽东一个惊喜。8月30日黄洋界一声炮响，居然让3个团的湘军如惊弓之鸟仓皇撤退。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驱散了“八月失败”的阴霾，朱毛红军绝处逢生，重整旗鼓，集中全力向赣军发起攻击。

湘军既已退下山去，本来勉强拼凑起来的湘赣两省“会剿”也就成了“剿”而不“会”。在过去一年中与朱毛红军对阵屡战屡败的赣军，进退失据，苦撑在山野之中，只能是强弩之末。

在此以后的两个多月里，朱毛红军三战三捷，击败赣军刘士毅旅和周浑元旅，收复宁冈全县和酃县、遂川、永新、莲花各县之一部或大部，南起遂川井冈山之南麓，北至莲花县边界。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部亦重返茨坪，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

^① 杜修经：《八月失败》，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2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